

# 白玉芳:最后的长话接线员(1)

◆ 冯乔

20世纪初,中国出现了第一条长途电话线。只闻其声、不见其人的长途电话接线员,曾经是一个美丽而神秘的职业。20世纪90年代初,长途台的接线员完成了人工转接的历史使命。历经一百年,长途台接线员成了一个消失的职业。

白玉芳,满族,黑龙江双城人,创作有长篇小说《秋露落雁女儿情》《神妻》,小说反映满族的历史和文化。她曾当过长途台接线员。1957年,她随军人父母来到广西,1969年她作为一名长途台接线员,进入桂林市邮电局工作。

## “根红苗正”的白玉芳不当兵了

“文革”时,当兵是无数青年的梦想,不能当兵的,也以拥有一套军装而自豪。然而,1969年的某一天,是军人的父亲告诉女兵白玉芳,准备让她做电话接线员。白玉芳没有思想准备,她从小在军营长大,没有走出军营的准备。父亲当时的话,白玉芳记忆犹新。

“父亲说,你干吗不去啊,军务处高高长的女儿,因为她父亲的家庭出身是富农还去不了呢。你这么好的条件,怎么能不去?”这令白玉芳好奇,不就是一个接电话的吗,有什么稀奇呀?

除了反应机敏、伶牙俐齿,当时对长途台接线员的第一个要求是“根红苗正”。白玉芳进了桂林长途台,进去上的第一课,就是对长途电话的认识。她认识到,这个闻其声不见其形的职业很重要。“那个时候,中央政府的各个号令都是经我们一个长途电话去上通下达的。”

1969年3月21日,发生了一个接线员挂掉国家级紧急电话的事件。中苏珍宝岛战斗后,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试图通过高频通信装置与毛泽东、周恩来取得联系,电话接通南海海务局,一个女值班员对柯西金的请求坚决回绝了,并在言辞上痛击了“苏修”。这使中苏高层失去了一次重要的对话机会。

## 长途电话,不为人知的奥秘

经历过物资短缺时代的人们,也同样经历过打电话的困难。一个电话少则拨一小时,然后是漫长的等待,等待接线员接通对方,这到底是为什么?白玉芳为我们揭开了奥秘。

首先是线路少。比如白玉芳所在的广西,柳州到广州方向的电话很难接,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许多年中,广西到广州的长途电话线路只有两条,这两条线路负载了整个通向广东省的电话。白玉芳报出一个等候电话,要等到广州的电话

线路空,才能报过去,还要给对方找人时间。因此,在那个年代,出省的普通长途电话,接通时限是一个小时。这样,就出现了许多人在营业处排队等候打长途电话的情景。然而,即便等待多时打上了长途电话,仍然会有问题。

白玉芳回忆,她曾经为桂林龙胜县的一位女青年接过一个电话。这位女青年被公社推荐上大学,但是填表的时间已近截止日期。她希望在填表前,与自己在桂林的男朋友通上话。经过话务员的转接,女青年和她的男朋友通上了话。然而这个以美丽的梯田著称的地方,通信极为落后,现在的光纤电缆,那时是架在空中的铁线,铁线传输的声音很小,到了山区,声音更是小得像蚊子叫,无法听清对方的声音。女孩子在那边急了,没办法了,只能由接线员在中间传话。女青年说,我要去读大学了,你同意不同意?同意,我们就保持恋爱关系;不同意,咱们就拉倒了,但是,同意也要等三年。对方的答案是,我等你。接线员亲口传递了这美好的消息。

接线员没有代码、暗号呢?有。白玉芳说,连毛主席诗词都用来做了密码,例如“风雨送春归,飞雪迎春到”。挂电话的时候,客户就说:“哎,我是建新旅社,密码,风雨。”一个月一个字,月月换,为了保密,或避免有人盗用账号。

白玉芳最早从师傅那里学来的,是一个词——“流水”。

白玉芳:桂林到对方台一个八类流水。

记者:什么是流水?

白玉芳:把所有的长途电话都

编成号,像流水一样地发出去,流水一样地接回来,就叫流水。

刚到桂林长途台工作时,对待桂林地区十一个县的对方局,白玉芳的态度是恭恭敬敬的,说话是中规中矩的。过了学徒阶段,对流水驾轻就熟了,就轻松了。

白玉芳:跟对方局熟了以后,给他们取了很多的外号。比如说,阳朔盛产柿子,就叫“柿子”:“哎,柿子,报个桂林到你八人流水,二号要你革委会找什么什么人通知。”荔浦芋头是很有名气的,荔浦是“芋头”:“芋头,报一个上海到你几儿人。”桂林十一个县,各有各的特产。

八类电话,是接线员的常识。一类,上空电话;二类,战急电话;三类,特种电话;四类,中央(地方)首长电话;五类,加急军政电话;六类,加急(普通)叫人电话;七类,军政电话;八类,普通叫人电话。最高的种类是上空电话,必须随要随接,还特地为之设置了警铃,电话一来,整个长途台都响铃。若遇到线路正在通话,接线员必须立即告诉通话人暂停,有重要电话要转。

1970年,新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“东方红一号”发射。1970年春节过后,局里下达了一个重要通信任务通知,这个重要通信任务的呼号是战斗通波,落实到长途台,就是二类战急电话。一类电话是敌机临空,二类电话则是战急战斗任务。尽管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重要任务,但白玉芳她们被告知,这个电话接上以后,不能监听,要接到南宁台通知这个电话讲完了,接线员才能拆线。

在新中国电信史上,有一个闻

名全国的突发事件,几地长途台的“接力”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。这就是曾被选进高中语文教科书的《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》。1960年2月2日,农历正月初六,山西省平陆县丰南公路张沟段有六十一名民工发生食物中毒,急需抢救。由于没有特效药二巯基丙醇,民工们的生命危在旦夕。这一消息,由三类特种电话很短时间传传到外界,从平陆到运城,由运城到太原,从太原到北京,从北京到上海,历经各长途台的紧急接力,最终,这种特效药被找到,并被紧急空运到达平陆,及时挽救了六十一名民工的生命。在这个事件中,三类特种电话为重大疫病可以紧急拆下四类以下的任何电话,为其让路。

还有一件事大家很好奇,作为接线员,是不是可以随时监听双方的通话呢?

尽管从接线员的工作纪律而言,监听是有特别规定的,但是,技术上说,这不是难事,因此才有接线员为龙胜女青年及其男友牵线搭桥的佳话。

在白玉芳的接线员生涯中,有一次特别的监听经历,发生于1982年。

一天,机房里突然响起了警铃,上空电话一个接着一个。接线员们都紧张起来,立即反应,立即接通,一时很忙乱。白玉芳她们问一个南宁长途台的接线员,你听听看,到底发生了什么事?这位接线员告诉她们,是在找一架飞机。这时候,大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

后来得知,这就是惨烈的阳朔空难。

## 绝响:永远的邓丽君

姜捷



大碟、十二张细碟,每张唱片都能挤入前三十名排行。这在日本歌坛并不容易,何况邓丽君是一个新人,一个外国人。她的演唱能够如此有特色的原因之一,是在日本每次公开演唱或担任特别来宾时,一定会唱一首中文歌曲,这是渡边合约中的规定,要把她塑造成一个标准的中国女歌星形象。

她非常配合地从台湾或香港订制旗袍登台,邓爸就常从台北带新款旗袍到日本给她。邓爸是一个具有中国情结的人,不大喜欢日本,往往一到日本住个两三天就嚷嚷着要走;后来,日航公司有位高级职员是邓丽君的歌迷,他十分乐意且深感荣幸地当了邓丽君的“义务运输部长”,这才得以让日本观众一睹旗袍的风采,邓丽君的旗袍装扮在开衩部分会露出她修长的美腿,风靡了无数日本人。

独特的中国歌手形象,是邓丽君能在日本歌坛中站稳的原因之一,三年来,她的唱片销量和演唱成绩连连获奖,以及经常能上各电视节目参加演出的“社会知名度”,都足以列入日本“艺能人”包括影视歌三栖的前一百名内。

1977年她在日本获有线放送大赏,这个奖是所谓的“五十圈”,也就是日本全国每周的唱片销量统计,能进入五十名内便上榜,会被登载在全国报纸与大杂志上,从1976年到1977年,邓丽君每张唱片在日本都进入五十圈,也是相当不容易的纪录。

1977年11月邓丽君推出新曲《你的怀念》,为了抢一波“圣诞攻势”,她参加一连串的宣传广告,其中有一场别开生面的“新曲面世纪念单车赛”,挑选了一百名报名的少年,在东京神宫外苑的宽阔大道绕圈进行比赛,由日本的冠军世运选手中野浩一和邓丽君联合主持“开骑”典礼。中野关心地问她:“会骑单车吗?我会扶着你的车把,你放胆骑,不会跌倒的。”哨子响起,邓丽君和中野浩一并排骑得四平八稳,保持她甜美的商标笑容,世运选手大为惊讶,他怎么也想想不到一位当红女歌手的自行车可以骑得这么溜。殊不知,邓丽君读初中时每天都是骑自行车上学,早就练得好身手,这场比赛也被大肆报道,让她的青春、健康形象不胫而走。

## 4.清凉河畔

黄昏时分,夕阳的余晖洒在清凉河上,像千千万万金灿灿的碎片跳跃着,随着河水舒缓地流向大江、奔向大海。经过治理的河水,发出犹如芳草的微风,一阵阵飘来,让人心旷神怡。清凉河畔的堤岸,是东海市遐迩闻名的“情爱廊”。周松明下班后,直接到这里与一个女人约会。他比约定的时间提早一刻钟,原因是为了抢占宝贵的位置,怕晚了挤不进“情爱廊”,其次是调节一下情绪。那女人是谁?现在只有他自己知道。

手机铃声响起,周松明立即接听,“我是呀……提早到了,你也快到了……怎么找我?这样吧,我背靠河堤,手拿报纸,你就由北往南沿长堤旁过来……”然后他拿出报纸转过身来,眼睛朝北凝望。

来人身着深色连衣裙,脚穿黑色高跟鞋,嫩白肌肤在裙领里、裙袖下显得十分出众和高贵;特别是那枚宝石胸针别在左襟的鼓凸处,更容易被月光关照,随着脚步移动,闪烁出隐约亮光。她高挑的身材、窈窕身姿,熟悉的人一眼就能辨认出:乔雅。

周松明见乔雅走来,挥动手中的报纸向其示意,急忙迎上前去,关切地说:“小乔,别让鞋跟扭了脚……”

“嘻嘻……谢谢你,我有基本功。虽然回东海不经常穿‘高跟’,但也能过得去。”乔雅握住周松明的手,含情脉脉地微笑。

周松明牵着乔雅,回到原先的位置,顾盼一下左右说:“如果我晚到,再要找这样的位置,恐怕非要与人吵架不可……但为了你,即使插队而入,我也愿意。”借着月光,他情深意长地望着乔雅,然后将她搂了过来。

乔雅略有点紧张,闭上眼睛,享受着身旁男人散发出的气息。“松明……你还记得第一次你约我到这里吗?其实那是一个设计好的‘骗局’,你真‘坏’……”说完她将头靠在周松明的厚实肩膀上。

被亲吻过的乔雅,甜蜜地沉思了一会,然后她就贴近周松明的耳朵,把最近的酒店选聘工作简单地介绍,分析了上层领导各种不同的意见以及问题的复杂性,叮嘱身旁的男人要找机会活动、活动……在柔软的情话中,

她把约会真实目的——道出。

周松明嘴上虽附和一番,但心里非常感动。他觉得脸上被乔雅亲吻处有种异样感觉,以为是粘上口红的缘故,从裤袋里掏出餐巾纸,准备擦拭,谁知一张纸质票子被带了出来。细心的乔雅敏捷地一把抓住票子,借着月光看了看:“肯定是戏票。”周松明只得坦然地回答:“是明天音乐会票子,小商场宋老板送的……你喜欢就给你。”有点顺水推舟的意思。“那好,我就顺手牵羊了,谢谢你了。”乔雅说完,身体又往周松明靠了过来。

此刻在时代广场的LOLO咖啡馆里,轻柔的背景音乐,正播放着萨克斯独奏曲《回家》,给人一种悠闲、浪漫的美感;经过特别布置的灯光,柔和地照在人们的身上,制造出一种异国的情调。吧台旁边的角落处,坐着黄玄兴与广告公司的张娟。

“今晚请你来,首先祝贺我们的合作意向……得到了酒店领导的同意。”黄玄兴眼睛一转,狡黠地一笑,然后恭维说,“其次是让你来这里散散心……美人需要在这种环境中放松一下。”他一改上午的怠慢,殷勤为张娟的咖啡杯里加糖加奶。

黄玄兴邀请张娟有他的一种特别的考虑:张娟是集团马总裁的外甥女……在选聘的关键时刻,这女人会起到重要的作用。他呷了一口咖啡,自在地说:“今天,我同意与你签订合作意向,其实是你的气质与美貌吸引……哈哈!你的笑容就像温泉,眼睛就像一张网……”“难道有这样厉害?嘻嘻……你真会说话,怪不得人家夸你嘴巴是‘棉花糖’。”张娟的大眼睛闪烁着愉悦的波光。黄玄兴放低了声音,话语一转说:“张总,坦白地说,我也有事需要你的关照……帮阿拉通融通融。”

“什么事?你就爽快地说吧。”最近酒店在选聘副总,我是内定的人选之一,最后决定权在集团马总裁手里。”张娟听了警觉起来,会心一笑,“你这是在通路子、开后门?”

突然手机响了,黄玄兴立刻接听,“你到了?好呀……你等一下,我就出来。”他从来皮包里拿出一只信封,对张娟歉意地说:“我有点小事,出去一下,马上回来。”

## 石库门酒店

范潮龙

